



藝 苑

1984

SHUHUWA

薯花

SHUHUA

一九八四年丛刊

目 录

薯 花

SHUHUA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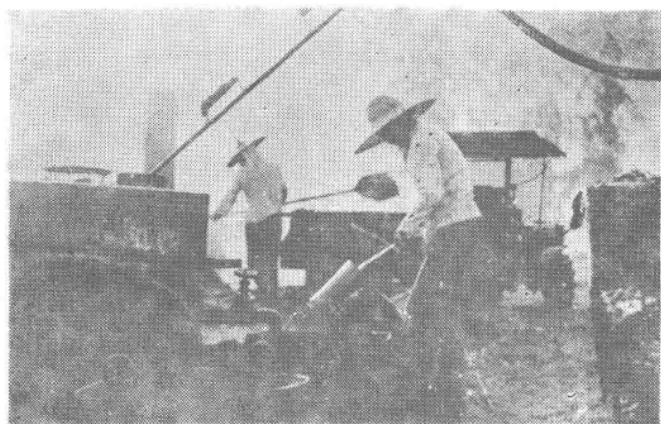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次

一 册

(第一册) 薯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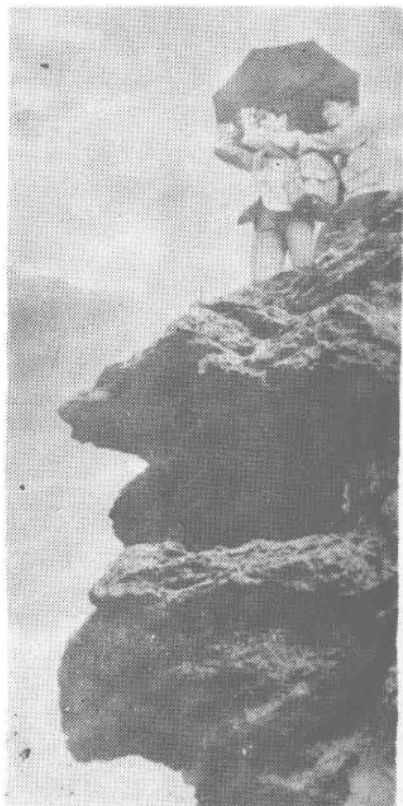
(第二册) 薯花

薯花



养路工人

林水坤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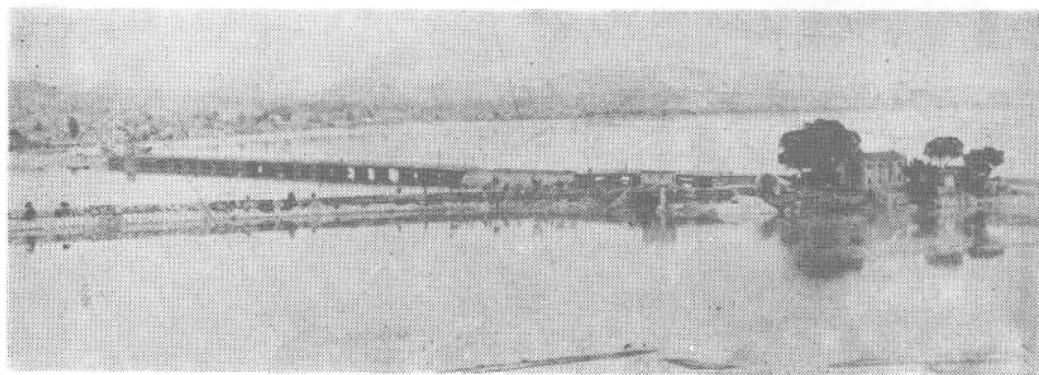


无限风光

庄玉宗 摄

惠东女

林丁文 摄



古渡飞虹(洛阳桥)

蔡学农 摄



惠安县业余南音代表队参加福建省一九八四年元宵泉州南音大会唱。

朱煌年 摄



净峰公社党委，认真贯彻中共中央(83)31号文件精神。积极集资兴建一座9万多元，面积500平方米二层楼的文化中心站。内设有：图书阅览室、电视室、文体娱乐室、棋艺室、会议展览室及露天舞台、球场、宣传栏等。

林丁文 摄

生活速寫



农 妇 谢景恩

惠东女

谢景恩



渔 女

黄 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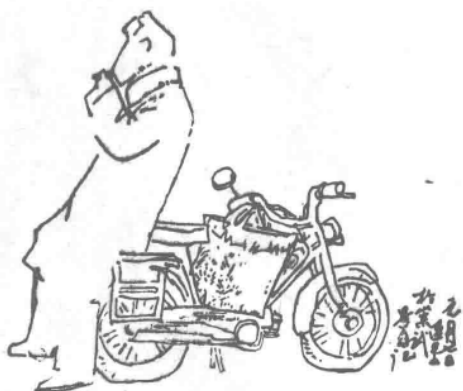


小 咋 女

谢景恩

市场速写

庄锡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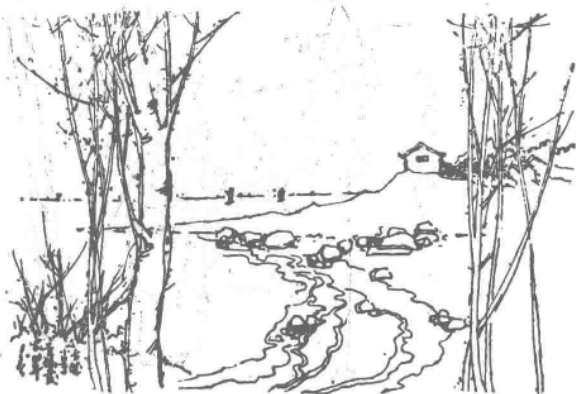
摩托工人

谢景恩



海 边

黄 坚



古城秋色

吴瑞发

船

黄坚



海门深处



吴瑞发



净峰寺

谢景恩



一片瓦寺

谢景恩



朝阳小路

吴瑞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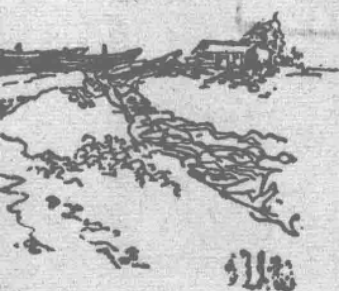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薯 花

SHUHUA

一九八四年

丛 刊



	桐川风雨	陆昭环	1
小	血洒青山	王树成	9
	舅 舅	庄东贤	16
	不碎的海浪	洪 涛	20
	诗 魂	张希东	40
处	恒 迹	陈钟鸣	26
说	郑平废约	曾文英	31
女	家庭琐事	庄木成	36
作			
	愚昧连同荒丘消逝	闻 之	44
散	雾 雨		
	——闽行记忆	于宗信	51
	一 瞥	陈瑞统	53
文	爱, 生长在故乡土地上	骆汉木	55
	深夜, 一群下夜班的姑娘	陈琼玉	57
第	启 迪	施能渲	57
一	甘 薯	吴梅琼	59
片	如 果	蔡清奎	58
录	我 愿	肖 波	58
叶	生命的价值	黄祖贤	58
	净峰寺瞻仰李叔同	蔡其娇	60
	激 浪 歌(组诗)	林祖茂	63
	自然与人(组诗)	施肃中	64
	醒(外一首)	陈作二	61
	拍 照	肖 男	91
	爱的权利	行 子	61
	乡 恋(外一首)	陈 杰	54
歌	海岛短笛(二首)	刘永乐	96
	假如, 爱……	王允中	50

薯 花

SHUHUA

一九八四年

丛 刊



	时 钟	林轩鹤 62
	圆 明 园	曾 阅 91
诗	白云岩	剑 南 89
	惠安农村印象(外一首)	林如心 90
	风、雨、雷、电	孙福枝 90
	太 阳	陈国波 43
	哦, 小树	陈国清 59
	我是什么(儿歌)	陈国华 92
	故乡啊, 故乡(二首)	蔡桂章 93
	题一株榆树盆景	黄秋苇 96
	我要告诉你	汤祥川 80
	堤	蔡芳本 91
	退 思	秋 月 56
歌	山 路	少 白 92
	清晨, 天边飞着一只鸽子	李转生 62
	珊妹与海蛟	蒋维新 94
	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	郑仰乔 19
	诗 二 首	张 述 30
古	七律一首	林祖慰 67
	科山杂咏	黄永源 67
	游净峰吟	柳影中 68
	黄 牛	郑金洪 39
体	春 游	黄士逸 68
	七绝一首	骆炳南 67
	寻渔民诗人张泗滨墓址	张挥戎 68
诗	诗 四 首	林家英 19
	七绝二首	吴彰玲 74
	游崇武城感赋	陈忠义 68

薯 花

SHUHUA

一九八四年

丛 刊

杂 文

《刺桐花》非韩握伏诗	庄炳章	69
从闹译保陆逸想到的	可 法	71
我们时代的群英形象	曾远踪	72

惠 安 风 情

惠安渔村风情	丘桓兴	75
浅谈崇武沿海渔女服饰的沿革	哈 克	84
化顽石为神奇 ——惠安石雕厂参观记	孙 山	81
土楼传记	黄炳瑜	82

惠 安 人 物

叶春及与《惠安政书》	蔡永哲	97
陈平山烈士传略	县党史办	101
我国著名核子物理学家张文裕教授	高 瑜	106
我国著名茶叶专家陈椽	吴国良 何克然	109

民 间 故 事

金栗子和石蛋子	杨 帆	113
游子遇仙记	旺 竹 吴 隋	115
学士遇仙记	吕 峻	117

中学生作文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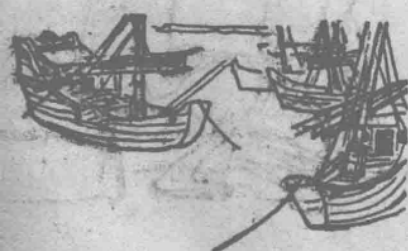
119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130

美 术 摄 影 作 品

封面设计	吴瑞发
封二摄影	林水坤 林丁文 庄玉宗 蔡学农
封三摄影	朱煌年 林丁文
封底石刻	孙 煌
生活速写	谢景思 庄锡龙 黄 坚 吴瑞发
扉页插图	郑治平 林森杰 庄锡龙
小说插图	林剑竹 吴瑞发 张 兵



網州風雨

陆昭环

【作者简介】陆昭环，男，四十二岁，螺阳公社人。一九六二年在《热风》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《月夜》。一九七九年至今在省内外报刊杂志发表《琵琶与玫瑰》等短篇小说四十多篇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理事、民研分会会员。在县文化馆工作。

網城象一张单薄的围网，成半弧形对着鲤鱼岛。城内有条狭狭的小街，据说是唐宋的街坊遗址，那时鲤鱼岛的尾巴还连着大陆，而同时间的泉州，正是万国商人的聚散地，九日山下是波涛翻滚的内海湾。泉州港日暂淤塞，鲤鱼岛却日渐隔离，沧海桑田，只有这二里小街，几乎没有改变多少。街分三段，上段卖鱼虾，中段卖杂货，下段最清静，有当铺、药房和乌烟馆。长衫马褂的人不上鱼虾街，他们最多走到当铺，看雅俗共赏的行情告示。在这当铺前有一空地，杂耍卖唱，游方乞丐，地摊牌九，平时倒也有几分热闹。何仲老汉开业的“惠生”药铺，就在这个圈子里边。

这一天，毛雨霏霏，天气寒冷。何仲照

常袖着手，坐在通炉脚。药铺对面，正贴着一张悬赏：凡活捉妖妇邱二娘者，不究以往，赏赐纹银三千两。何仲对着邱二娘的图影，已经数月之久，那屋檐下虽然避雨，却也将图影飞洒得斑驳破烂，唯有那连锁的杀气腾腾的双眉，那么熟悉地撩动着何仲，使他时不时抬头看一看。自从义军派人联络何仲以后，何仲更加注意过往的行人，特别注意那些在图影下留连的生人，这已成了一个习惯。

雨飘飘洒洒，看来今天是晴不了，几个渔妇紧衣阔裤，一手摆着小手帕，一手挎着小花篮，从鱼虾街袅袅而来。看发式就知道是海岬那边来的。何仲不由得注意起她们来了。只见那个高个子的很有兴趣地趋近邱二娘的图影，同行的三人随她站立。何仲看清她们的脚后跟，觉得不象打鱼妇女，不由大声说道：

“婆娘人，要合药吗？”

那三人转过脸来，不言语。这时，又有个长衫马褂的顾客进店，何仲一边招呼，一边专注地看着那个不肯回头的高大渔女。

“何老板，你整日对着妖妇图形，别让她给迷了。”顾客打诨道。

“我看，差不多也该捉到了。”

“那么容易！妖妇有分身之术，你认得那个是真是假。捉了个假的，真的说到就到，那三千大银可是好赚的？”

“贴在我店对面，不利市。”何仲打哈哈，一边秤药一边瞅着对面。那高大的渔女已转过身，也拿着眼睛瞅他。四目相对，何仲大吃一惊，药秤锤掉落在地上。

“听说邱二娘还能撒豆成兵，攻惠安那一阵，要不是西门妈显灵帮了忙，县城早破了。”顾客又说。

“不单多亏了西门妈，还多亏出了个张通，改邪归正。”何仲说，着急地拿眼睛瞟着那几个正要离去的渔女。他故意讲得让外边的人都听见了：“那张通归顺后，这两天还到輶城来，帮着捉拿嫌疑呢。”

“不到山沟沟去捉，到咱輶城，找错了地方啦。”顾客说，提了药出店。

何仲送了顾客后，马上叫伙计上门，说他有事到外边去一趟。他戴着瓜皮小帽，撑一把油布伞，出了店门，想了一想，径自尾随那四个渔女走去。

来到肮脏破烂、窄小泥泞的鱼虾街，何仲赶前几步，拉那高大的渔女一把，说：

“大姐，有鲜货卖吗？”

邱二娘回头，微微一笑：

“老伯，跟我到小船上称几斤。”

何仲会意一笑，不前不后不紧不慢地跟在这群渔女后边，出了輶城小城门。雨越大，何仲将油布伞伸了过去，低声说道：

“娘娘，你们来多少人？秀珠姑娘怎么没有来？”

邱二娘见了这个曾同林杯情同父子的老

人，不觉心酸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娘娘怎么亲自抛头露面！再说，陈秋甫没有直接同我联络，虚实未明，近来輶城风声更紧，新任的县令增派一名游击，经常巡哨輶城街。”

“王佑庆那狗官调走了？”

“据说是让庄志谦给参了，在泉州候命。现在，庄志谦这老狗真的成了太上皇啦！”

“张通现住在何处？”

“在团练分局。”

“好，我暂不到埔崎，先进輶城办这件事情再说。”邱二娘说，双眉紧锁，杀气腾腾。何仲知道那是为了张通，就趋前说道：

“明日，我杀张通见你！”

“不，我要亲自见一见他。”

他们进了那隻破旧单帆渔船，邱二娘吩咐，将船驶入内海。烟雨茫茫，橹声伊呀。船行了半渚，停在海上随波飘荡，邱二娘让众姐妹重新同何老伯相见，说道：

“张通贼子断送螺城一役，杨信夫妇和数百兄弟于南门下壮烈捐躯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何老伯，明晚还得劳驾你引路，事完之后，我独自去后坑见陈秋甫，你不必露面，以免埔崎庄兄弟们受累。”

何仲叹一口气，说：“如果娘娘信得过老朽，渔舟稍待，我去提张通首级来见！”

“你势单力薄……”

“不，我正有机会。我有一句体己话，见到了娘娘我才肯说出来。你可知道，张通和我有什么牵连？”

“老伯笑话了，难道我还信不过你！”

“我，我正是张通的岳丈！”

一出此言，使全船的人都吃了一惊。有两个姐妹不由警惕地立起。小舟晃动，格支作响。邱二娘望着老人那诚挚的目光，不由眼睛湿润了，过了好久才说话：

“老伯大义灭亲，二娘岂敢猜疑。今晚当助老伯一臂之力。”

二

却说张通叛变之后，庄志谦虽然给予重赏，却不予重用。张坑兵被解散后，分摊到团练乡勇里重新登记。没有多久，一些仇家就设法兴狱，所以逃掉了很多。庄志谦怕养虎贻患，明里暗里格杀了一些叛兵，使张通也开始了过担惊受怕的日子。庄志谦又拉拢他，让他进了清兵前营拨住居仁鞞川汛记名把总。所谓记名把总，即名义上把总，连十几个兵都带不了。张通是个精明汉子，岂有不知？无奈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。叛逃时带有一些银钱，也在送人情买好时花费殆尽。靠他官弁俸薪，每月三两饷四斗米，能作餐淡酒喝？于是只得变卖随身珠宝手饰，一时拮据不堪。

穿了把总制服，张通来到鞞川，要认一门早年的亲戚。原来他十七岁结亲，结的正是鞞川商人何仲的女儿，此女患癆瘵过门年余身亡。因当初系从外庄娶来，翁婿不大走动。张通参加林杯队伍，事出无奈，不敢张扬。而为掩护鞞川这个帮会秘密据点，何仲也深讳莫言，所以义军和官方均不清楚。张通反叛后，何仲恨之切齿，早下了诱而杀之的决心。这回也是他命中注定，自己要到了鞞川来了。

张通一进鞞城，事有恰巧，又遇到了落难兄弟程春。程春死皮赖脸要赏钱，又拉他进了半门子抽大烟，这一回一住两夜，将张通的积蓄花费干净。第三天张通要开溜，程春又死死缠住。顿时恶从心中起，恨由往事升，张通答应送程春十两银子开个理发店，将他诱至破城根下，用匕首捅死，而后骂道：

“老子此生，全坏在你这乌龟身上！”

杀了人，张通只好稍避。等过了十天半月，他又衣冠楚楚地二进鞞城。这回他径直往惠生药铺走去，吆喝伙计要主人讲话。

何仲下楼，装做不认识的样子，让张通进了里屋。张通一见无人，叩头便拜，说道：

“愚婿张通参见泰山大人！”

“这从何说起，你不是投了反贼？怎么又这个打扮？”

“当初无奈从贼，现已改邪归正，在前营行走，特来相认。”

何仲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二十年前的事啦，当初生计艰难，才得让长女远嫁。你又不肖从贼，我见人都脸上无光，脚底生寒。”

“现在，给岳丈大人争个面子！”张通说，“只是因此得罪了张坑子弟，有村难回，有家难归。”

“庄志谦怎么只给你当记名把总？这不屈杀了你。”

张通听出何仲口气不好，知道这初次见面捞不到什么好处，就敷衍几句，告辞出店。何仲也不挽留。张通寻思，埔崎贼是全县出了名的，结发妻早死，不过也曾听人说过，老丈人年青时不甚规矩，现在还有一帮豪杰兄弟。其后几年时间，他倒很快阔了起来。这惠生药铺，起码要一二千两本钱。他无子息，如出了什么蹊跷，报官问审，这药铺财产归谁呢？于是打定主意，下回再来细谈，打探出马脚来，不怕他不出钱，弄不好象对程春那样一下子，我也可以继承点什么也说不定。

张通到了末路，反起义军以后，再忘恩负义的事也算不了什么，再伤天害理的事也做得出来了。

这个夜晚，张通当了一件裘袍，在半门子宿了一宵。他放出平生对付女人的浑身解数，博得这姑娘的欢心，向她打听何仲的详细情况，知道他新近在埔崎村买了几匹马，还常有些生人到他药铺过夜。半门子姑娘的绣房后窗正对着药铺的后楼门，张通寻思，如果侦出何仲和邱二娘残部的联系，並活捉了娘娘，不但绝了后患，还可以到府里

领三千两大银！

他把裘衣低价沽给当铺，买了酒肉，定下铺位。为得头功，却又不向鞞川团练局报告。从此，张通一住在鞞川城就是三五天，时而去拜访何仲，送点礼，何仲也似乎亲切多了。留他过夜，他却拒绝了。每到夜里，张通喝酒吃肉，在半门子里鬼混，一边监视何仲药铺的夜行人。

这一天，正值初二，街市雨歇，做得多些生意。很多商家闭门暖酒，早早地去睡了。鞞城小街变得异常漆黑，只有当铺以上那段路，两旁的铺房灯光明亮，人声不断。乌烟馆隔壁是小酒楼。对过的弯曲小巷，来了一个提灯伙计，要请张总爷去药铺叙谈。张通正在床铺上暖脚，懒懒地问道：

“何老伯可请有其他人？”

“就请总爷，办得是家宴。”

张通一听，正中其怀。但转念一想，也得提防着点。这时，正值那半门子女人领了一个团练兵进屋，要张通出去避一会儿。张通拍着腿儿大笑：

“来得正好，我请你老兄先去吃顿酒席。春更夜长，回来再慢慢商量。”

两个人跟着提灯伙计，转过对面的惠生药铺楼去。雨，又淅淅沥沥地落下了。

三

张通两人进了门，不待上席，何仲就唤伙计关上前后门。张通和那团练兵迟疑地不敢举步上楼。何仲笑着对那团练兵拱拱手，说：

“今日家宴，翁婿和好，容在下和小婿说几句体己话。”

“这好说，好说。”团练兵皮笑肉不笑，待见得伙计端出一大壶酒三大碗鲜货，又笑说道：“你们上楼，我和小伙计喝两盅暖暖身子，就先走，先走。”

张通说：“你等着我一块回，别醉了。”

上楼以后，只见席面只有四碗，张通笑着说：“泰山大人，四碗可是杀头席呀！”

何仲说：“新来一个女佣，手慢，等会儿凑齐。你弃暗投明，当上官啦，还怕什么杀头。瞧，我就不怕吃这忌酒。”何仲斟满酒一饮而尽，然后给张通斟上。

张通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早知受官府这么些鸟气，不如还在贼阵里。”

“庄部爷以德报怨，张坑反叛，不剿反抚，又给你这官职，你本应再效犬马之劳，立功报答才是，怎么能这样留恋烟花，守株待免？”

“老泰山怎么知道小人在此？”

“门窗有眼，不可不防。你大概还不明白，老汉年青时做过什么生意！”

“我记得些厘。老泰山现在不是还做马匹的生意吗？”张通说，夹菜喝酒，十分得意。

“这些马很快就要出手。”

“能赚多少？”

“赔本的生意。”何仲说，“不过，如果你有勇气的话，我想让你白赚一笔钱。”

“什么钱？”

“三千两！”

何仲说罢，将酒杯叮当扣在地上。

张通跳起身来，何仲已掏出短刃，厉声喝道：“坐好，最后一道菜上来啦！”

秀花手执宝剑，出现在张通身后。同时，楼下有人上来，将那团练兵的首级扔在桌上，这也是个婆娘人。

张通冷笑：“我以为是娘娘驾到。落在你们这些下人手里，算我倒楣，杀吧，张通不是孬种。”他伸长脖子，斜眼睨视，突然间蹲下身子，双腿一踢，踢着了秀花的长剑，双手一顶，将八仙桌高高撑起来。

“张通放肆，将桌面放下！”邱二娘揭开门帘，威严喝道，并走了过来，用手敲着桌面，“放下！”

张通顿时不知所措，双手逐渐放松，将

八仙桌面缓缓放下，一手扶着，喘着气说：，起了管弦，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唱着一支南

“你们要怎样？杀，剮，随便！”

“张通，我来成全你了！你残害了多少兄弟，留下二娘不死有何用，你，你也将去告官领赏吧！”

张通抬头，看邱二娘赤手空拳立在自己面前，泪流满脸，冷峻威严。不觉得膝盖头一软，扑通一声，跪倒在楼板上：

“请娘娘真心成全，杀了我吧！”

邱二娘收了泪，说：“当初你受庄志谦欺压，率子弟投靠义军，张坑人高喊要跟张通，不跟咸丰！现在你把他们卖给庄志谦，卖给你的仇人！你认贼作父，丧尽天良，卖友求荣，猪狗不食！你，你自个儿磕头死了吧，别脏了我的宝剑！”

何仲老伯举步上前，说：“待我尽翁婿一份情份，成全你了！”手提四寸寒光闪烁的短刃，只一下就刺断张通的喉管，取了首级，另一手，将张通辫子提起，甩在案桌上。

“娘娘，老汉弃家投奔了！”

邱二娘执着何仲的手，说：“这个秘密会点，是林杯表哥手里的，万不可放弃。二娘当妥善处理，不留后患……”

何仲说：“事至如今，老汉还怕什么后患呀，只是娘娘秉夜出走，恐是不便。鞞川三百余团练清兵，近来游弋频繁，如陈秋甫不可靠，娘娘入了陷井，何仲死不瞑目！”

“谅陈秋甫不至负我如此。”

邱二娘说，“万一真遭不幸，我一人死而无憾。老伯莫轻生，林俊还在，胡熊还在，秀珠还在，太平天王终归要下江南！”

何仲老泪纵横，说，“如此，娘娘速先到埔崎庄，老汉为姐妹们备有良马数匹……”

送行之时，鞞川小街不知在何处

曲。这是一支诉说执着的追求和终生离别的曲子，由洞箫过引，尤为凄冷幽怨。在这冷雨无声的厚重的夜晚，平川十里，都得听闻。何仲久久执着娘娘的手，再三珍重话别。

雨，和着这古老的音乐，飘荡在泥泞的道路上。何仲望着邱二娘和姐妹们的背影，悲怆满怀，无以言喻。他下定决心：此行娘娘倘有不测，自己决意身殉！

四

林鞞溪水潺潺流淌，从群山中奔出，横穿过惠安腹地，在鞞川一带，缓慢泛滥。几场大雨，就将走马埭搅成泥团，大雾山在烟雨中消溶了青峰，天地间顿时混混沌沌。一个形容枯槁的中年汉子，经常独自徘徊在被溪流和群山遗忘的一座废庄里，看着远处银



练般的溪流接连犒川海域。从这里，还可以望得见靠山面溪的后坑老家，那里的老屋被封，亲人被扣，就为了他这个有家归不得的叛逆。看他现在的模样，穿着老百姓的短褂，把盘起的辫发放了下来，谁又能认识这位在去年曾横刀立马的壮志凌云的陈秋甫将军？

年来经历，天翻地复，比半辈子还长。但他没有再流动过一步，象冬眠的蛇，等待着春暖的阳光。陈秋甫潜伏得很好，派出有限的探子都是自己的子侄辈；他的旧部，也纷纷从外地来投，並带来各种消息。他最关心的是娘娘，不知娘娘流落何方，但娘娘确实还在！犒城的图形悬赏，活捉邱妖的赏银已从八百提高到三千！

在这个荒凉的废庄，有个半坍的土楼，可谓别有一番景致。无名山花连葛藤，交缠在楼门槛，装点几分野趣；鸦雀成群，聚宿土楼破顶棚，常飞落地与人分食。陈秋甫伤好了以后，对天父的信仰因惠安一战失利，而略有动摇，但仍惦念天父的大业。他时读兵书，却也同时研读起佛经来了。佛经的劝人从善，曾陶冶他正义的性灵。可在这废庄里，挑灯夜读，百无聊赖，“苦，空，无我”四个大字，常系心头。人生一切皆苦，苦中最苦是求不得苦，陈秋甫在失望的时候，深感孔孟前程尽弃，天父伟业艰难，野中星空，杯中酒空，室中人空，树中鸟空，枝中花空，这大地原空空如也！然而，面对很多人间的不平和血腥的屠杀，他又悲愤难抑，思量寻找有利时机，东山再起，为民除害，辅助太平天王。他思绪万千，终不能够达到“性空”“无我”的境界。他日渐消瘦，对部下的管束也日渐放任了。

子侄辈里有个叫陈三炮的，原是犒城无赖子，带着空布袋参加义军，准备打惠安大发财。惠安县没能打进去，现在避居废庄，清闲寡趣，就渐渐恢复旧习性，先是赌，而后想嫖了。有一回赢了两个伙伴的钱，又将

赢钱退还，要他们随他走一趟。两个伙伴先还不敢，后经不住唆使，就随他漏夜出山，抢了一个小户人家，糟踢一个年青婆娘，还放在麻袋里背回土楼，藏在地窖里。陈秋甫秉夜读经，隐约听到女子哭声，寻访过去。见三人形状，不觉大怒，各责打三十大板。按陈秋甫为娘娘制定的《明戒诏》，本该斩首，他身处危境，无心讲究了。

杖伤好了后，陈三炮又独自下山胡行，陈秋甫视而不见，最终被乡勇捉去打了个半死。事有凑巧，正值庄志谦来分局办事，见此入非一般草寇，打不出消息来。庄志谦带他回县城，特地选了青年烟花陪伴养伤。没有几天，被调弄得百依百顺，终于供出陈秋甫的藏身地点。

这一夜，陈秋甫对侄儿的数日不归，心烦意乱，正团卷高吟佛经：“转舍杂染，转依清静，无一切烦恼，名涅槃；转舍迷执，转依正觉，能自在解脱，名菩提。了达生死而不厌生死，成就涅槃而不住涅槃，是成佛陀。”他并不敢想能成什么佛陀，不过借此驱除烦恼，压抑深沉的忧怨。油灯闪闪，忽然间门被打开，风吹灯灭，陈秋甫掩卷问道：

“谁？”

他不回头，已意识到要出事了。

“大叔，县学派人来见。”失踪的陈三炮出现了，袖口露有尖刀。

“你把我卖给庄志谦了，是什么时候？得多少钱？”陈秋甫一时反而更镇定。

“庄大人器重你，县太爷要恢复你的秀才功名！”

“无耻小子，卖主求荣！”陈秋甫抛卷大嚷，气得浑身发抖。

随来的兵丁一拥而上，将陈秋甫缚住，上了脚镣，关在房子内间。就在这一夜晚，陈三炮带三倍的练兵摸黑袭击土楼，将抵抗的义军砍死了五六个，不可靠的人也都被绑走。一夜之间，土楼换了主人，鬼不觉神不

知，依旧保持外观的平静。

三天来，陈秋甫不吃不喝，惟求一死。陈三炮奉庄志谦的严命，非得陈秋甫活下去不可，喂水喂汤，倍加殷勤。陈秋甫明白，自己已经成了罪恶的钓饵，死不能减轻他的罪过。于是，他慢慢恢复了进食，在囚室里似乎更加平静了，也不再反抗，一心一意沉浸于佛经中。手拿一串佛珠，从不释手，每念及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双目紧闭，如同神游。十天后，团练兵丁对他放松了管制，陈三炮也偶尔来装点好心，他都温婉致意，双手合掌。这样一来，陈三炮最终也发了善心，替他解下脚镣……

一个风雨的夜晚，陈三炮酒饱饭足，故意剔着牙齿讲女人，津津有味，末了还说，只要他有兴趣看一看，当初也不会叫他们挨板子，而且管教铁心的人也成不了佛的！

陈秋甫突然说：“你来领我，半夜来。”

“行。算报答你了！”

夜半时分，陈秋甫准备好了一切，闭目等候陈三炮。

陈三炮哼哼着走来，一进门就猛可栽倒在地上。陈秋甫上前又是一刀，刈断了侄儿的喉咙口。他踉踉跄跄地走出小室，朝暗处拐弯，直奔门口。有个练兵发现他，愣了一愣，又大笑道：

“念佛的，你看什么，快回去！”

陈秋甫默默点头，待那练兵转身，他猛扑过去，朝后心窝狠狠一刀，来不及拔出刀子，往土楼外飞奔。他一脚高一脚低地沿着熟悉的废庄土墟奔跑，很快消失在风雨的夜色里……

土楼依旧在淫笑着。待等发现出事，陈秋甫已经湿漉漉地，从深山密林里，正朝着辋川方向绕远路行走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找到何仲老伯在埔崎村的联络人，将后坑的陷阱填平。大慈大悲的神明呵，保佑娘娘不死，她无非一念救苍生，才流这许多血和泪。我陈秋甫宁死于非命，也不能忘恩负

义，做千古罪人！

五

陈秋甫奔波一夜，天蒙蒙亮，在一个小山沟里稍事休息。风雨已歇了，这一带很多人认识他，他只能昼伏夜行，通过走马埭，直接到埔崎。如在那里找不到联络的人，他要直接上辋城，冒险去见何仲！只要土楼事泄网破以后，邱二娘就不会贸然前来。关键在这两三天，过了这几天，陈秋甫的心病即除，信义可保。他要远走高飞，遁入空门，冷眼看那清龙廷的灭亡。

一日无话，陈秋甫不吃不喝，养足了精神，待天黑起程。雨又落了，晚风呼啸，雨云乱滚，陈秋甫借着星光下山，转小路直奔辋川埔崎。村庄熄了灯火，路上也早断了人迹，空阔的走马埭上，十田九涝，黄泥盖顶，更显得凄冷荒漠。陈秋甫原是五谷不分的读书人，但对胼手胝脚的庄稼苦汉子，却十分同情。这淫雨不停，溪道不修，田桑荒废，将何以卒岁？民以食为天，又怎么能不造反呢！

陈秋甫心中紫系着佛的慈悲根底，“大慈与一切众生乐，大悲拔一切众生苦。”当今世上，以强凌弱，以富压贫，慈悲成为异道，成为笑柄。官绅愈乐，众生愈苦；牧民者，不能与乐，不能拔苦，唯以罪恶的杀生对待民众的造反，如同以油浇火。青天有眼，这龙廷安能不亡呢！

陈秋甫于穷途上，依旧憧憬着新朝的灵光，期望娘娘重展顺天应命大旗……

突然，听得马蹄的的响，陈秋甫借着微弱的星光，看得见山兜兜边，一列七匹骏马正往内山奔驰。马上的人清一色打扮，白披风，红头巾，从装束和骑马体态看，很象是婆娘人。陈秋甫心一沉，头脑发麻地站着了，嘴里喃喃道：“天亡我，天亡我！”他呆呆地看着这七骑，天呀，正是从埔崎村庄

出来，往后坑方向飞奔。

狗吠声响起，这时正是夜半。他存一丝侥幸心，仍奋力往埔崎村奔去。想寻得一匹马，好去报讯。陈秋甫鬼魂般地摸索进埔崎村巷，来到那联络人的房屋前，从窗口轻轻扣打，连声呼唤：

“快开门，开开门！”

“抓贼，抓贼呀！”门内男人妇人齐声大喊。陈秋甫顿足再三，仓惶逃走。一群狗直追他到村外。没有人出门，也没有那家窗户再现灯光。他蹒跚着在村外土地祠坐下，呆呆地不知所措，一时心肝碎裂，万念俱灰，忽而放声大哭，尤如狼嗥……

天甫亮，他神情恍惚地回到后坑老家，带上一种大义凛然的冷笑，撕去了官府封条，径直上了尘封蛛结的正厅，象当初在接官亭上打坐一样，跪坐在列祖列宗遗像前，高声念佛，完全置生死于度外……

再说邱二娘到废庄的时候，正值风雨大作，团练全龟缩在土楼内。七骑冒雨奔驰，很快来到土楼前。一时，团练惊呼而起，团团围住。邱二娘见这些义军大都脸生得很，心里怀疑，大声喊：

“叫陈秋甫大哥出来！”

风雨如磐，人声喧哗。团练们蚂蚁般地从土楼和各庄房赶出来，一边鸣铙，一边呼喊。几个原先在义军的叛兵一出门，就丧魂失魄、声嘶力歇地指着马上的人大叫：

“是娘娘，邱二娘！”

邱二娘见势不对，拍马便逃，几个练兵刀剑交加，砍了马腿。一时间，邱二娘和两个姐妹，落入魔掌。秀花和三个姐妹见状，又转回来拼杀，寡不敌众，终于全部壮烈捐躯。

黑天暗地，大雨滂沱。荒废的土楼前，回荡着邱二娘撕心的呐喊：

“陈秋甫，你出来见我！”

天地为之悚然，一时全无声息。几匹无主的战马，仰首长嘶，抖动着雨水淋漓的鬃毛，撒着后蹄，沿山路朝辋川奔回……

第二日，土楼恢复了不知始于何年的寂寞，再也没有复苏的日子了。

陈秋甫却没有死。糊涂的官府倒以他能主动投案归家，并协拿邱二娘有功，由庄志谦出面作保，将功折罪，被赦免放回辋川后坑老家。亲人团聚，家产发还，居然还准予穿秀才长衫。

然而，他从此变得足不出户，百事不问，唯有念经拜佛。他家里有个密室，立着邱二娘的生死牌位，陈秋甫早晚跪拜，时而捶胸顿足，时而痛哭流涕。渐渐地，得了一种怪病，经常神不守舍，语无伦次。病发作时，唯有长跪在“生死牌”前，方可稍愈。拖了半年，陈秋甫终于郁悒而亡。

惠安人全说，邱二娘是陈秋甫告密陷害的，所以他断子绝孙，受到报应。于是好事者就在后坑附近，立一座小庙，黎民百姓，为祈平安，常去顶礼膜拜，以此延续下来，香火不断。此乃后话。

（选自中篇历史小说《邱二娘》第九章）

〔题字、插画：林剑仆〕

作者附识：最近，泉州师专讲师张家瑜同志，到惠北作了很负责任的调查，证实出卖邱二娘的是几个拿大布袋准备入惠安乘火打劫的无赖，同秀才陈秋甫无关。为此，我将此章节重新写过。一方面为因偏见而沉冤的陈秋甫摘帽翻案，一方面仍试图客观地、历史地写出一个在草莽英雄中的失意秀才的真实面目。褒贬是否得当，还得求教于同志们。